



由玄奘大師舍利建塔說起

(續上期)

方 倫

何者纔是奘師的真正舍利？

如來有兩種舍利，一種是應身舍利，緣如來在菩薩位時，三祇鍊行，百劫修因，多生以來，集六度之功，得三學之果，所以當成佛時，化道已完，現涅槃相，舉火荼毗，舍利如雨，使供養人，獲無量福，這是一種。另一種是法身舍利，若論法身無相，非生死義，安有舍利可得？按佛以法為身，所以名為法身，經典為佛法所寄，經典裏面所說的真理，便含有法身、般若、解脫之三德義，故經典便是佛之法身舍利。智度論說：「經卷是法身舍利」是也，這又是一種。按佛之示現，旨在說法度生，應身不過是一種工具，賴之以達成說法度生之大業而已。說法既畢，則精華皆在經卷上，應身直同糟粕，棄之可也，菩薩高僧之示現，也是如此。這樣說起來，奘師之大業，在於挈帶回國之六百五十七部經論，和譯出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，瑜伽師地論，以及成唯識論等，計一千三百四十七卷經論，這些都可以算是奘師之法身舍利。吾人若徒知瞻仰崇拜奘師之應身舍利，而忽略了法的舍利，則亦如相馬者，不知賞鑑其能致千里之才之德，而徒著意於牡牝鬮黃之間，這如何不落於下乘。假如吾人但知殫神竭慮於如何請回靈骨，供養靈骨，而不能研讀奘師所取載所翻譯之經論，尋求解脫之道，一任置諸高閣，蛛網塵封，成為廢紙，這當然不是奘師的知己，他在常寂光中，是會起了無限的悲心的。所以希望瞻禮奘師靈骨的善男信女們，進一步發心探討他一生歷盡千辛萬苦，所取載所翻譯的經論。莫如葉公好龍，所好的只是假龍，一旦見了真龍入室，反大驚而走，惟有這樣纔是真正學佛者，也惟有這樣，纔是奘師的真正知己。

建塔是否糜費？

在國步艱難，經濟文絀的今日，提出一筆款項，來建造奘師的骨塔，我想一定有很多人，認為這是糜費，是不需要，現在且就這個問題，把來討論一下：無論誰，都承認目下的人心，是偷薄到了極點，目下的社會，是紊亂到了極點，貪嗔癡的行爲，比起前數十年，是變本加厲，快速上升

。這都是受著破壞舊道德的影響，假如再不想挽救，當然是江河日下，國將不國。臺灣近年來，雖然也免不了沾染些壞習氣，可是儒釋二教的元氣，却還存在，倘若能夠加以提倡，則未嘗不可以抵禦唯物的邪說。玄奘大師的行爲，道德，功績，確都深入人心，成為民族光榮的象徵。縱使非佛教徒，一提起玄奘的大名，亦無有不肅然起敬，現在抓住這一點現實，不妨就假借他的一片靈骨，把來作為鎮定人心的中流砥柱，也未嘗不是辦法。縱使多花一點錢，將這一件事，做得張大堂皇些，也是值得的，目前所花的，是看得見的金錢，而其所得的效果，却是看不見的道德觀念。僅僅這一點道德的觀念，就替國家民族，挽回了不少既墮的綱紀，收拾了不少既變的人心，這是智者的舉動，其價值，其效果，是難以估計的。南宋時，侍中何尚之對文帝說：「百家之鄉，十人持五戒，則十人淳謹；千室之邑，百人修十善，則百人和睦。人能行一善，則去一惡，去一惡，則息一刑，一刑息於家，萬刑息於國，此即所謂坐致太平者也。至於土木之工，雖有所費，然植德報因，不可頓絕。」這寥寥幾句話，說得非常中肯，可謂獨見其大，現在就把它移作奘師靈骨建塔的解釋，也未嘗不可。

建塔是否迷信？

迷信和正信，其距離僅是隔了一重薄紙，所以不是具有真知灼見的人，往往就分別不清。例如對於虛無縹渺的鬼神，妄加供養，這是迷信；明明是人事，却求籤扶鸞，問及鬼神，這是迷信；燒紙輪財，殺生求福，這也是迷信。至對於正史上，有立德立功立言之先聖先賢，舉行祀典，這是崇德報功，見賢思齊，當然不是迷信。對祖宗父母，舉行祭奠，這是慎終追遠，務本敦俗，當然不是迷信。信仰宗教，舉行儀式，這是範圍心身，修養德性，當然不是迷信。對國旗致敬禮，這是尊重國家，發揚正氣，當然不是迷信。假如對於修建先賢先烈的銅像，紀念堂，陵墓等，都指為是迷信，是拜偶像，是糜費，像這一種的見解，根本就是邪正不分，是非混淆。建築先賢先烈的紀念物，既不是迷信，那末對於建築玄奘法師的紀念塔，其意義已極明顯，當然更無所疑。外國人的算盤最精，他們

對於每一項經費的支出，事先都會經過縝密的考慮，認為值得支出的纔支出。他們光是用於宗教項下的金錢，一年就不知有多少，大都市的教堂，塔尖相望，鐘聲相聞，其結構無不堂皇宏麗，所用的建築費，也就可想而知；然而他們上自政府，下及人民，並無一人，持有異議，這是深知宗教的收穫，精神的慰藉，其價值之高，千百倍於所耗的金錢，我國人民，智在外人之下，每見正式宗教，建築塔寺，輒指為迷信，橫加干涉。醜資起盡公共瞻仰修持的場所，以涵養德性，範圍身心，若是不應該的話，難道把這些錢，用之於酒家，賭場。妓院，反然是應該的。人民在生活之餘暇，若不許其近朱而赤，當然就只有近墨而黑了。近年來，警察，法官，忙得不可開交，這便是宗教的門庭，太覺荒涼，所以法院的門庭，使人山人海了。

誰是真有價值的宗教？

至今還有人，對於佛門的舍利，不大相信，他們不相信的理由，還是根據普通人死了燒了，只剩骨灰，所以就以為和尚是人做的，當然燒了也只有骨灰，並無所謂舍利。像這一種的見解，當然是囿於庸俗，不足為異，佛門難解的問題太多了，不止舍利一項。例如修淨土的人，將死能預知時至，沐浴更衣，遍辭親友，至期念佛而逝，這是什麼道理？世人死了三五日，便會臭腐，然而高僧圓寂後，其肉身能保持千年不壞者甚多，六祖的肉身，自唐代直至民國還存在，這是什麼道理？又高僧輩，對於未來事，每能先知。如寶誌將寂，往辭梁武帝，帝問：我的江山，能保持多久？答曰：但看老僧塔壞，陛下江山亦壞；又問：誰人壞我江山？誌公指其喉。及其既寂，武帝為建木塔，繼思塔壞國亦壞之言，以為木塔豈能長久，乃命拆卸，改建石塔，豈知拆卸未畢，而侯景兵至，國遂亡，像這樣的先知，又是什麼道理？又佛門中人，多有神通，如達摩既寂，葬於熊耳山，後二年，宋雲自西域回，遇之於葱嶺，手持隻履，雲問：師何往？答曰：西天去！宋雲遂歸報，魏孝明帝，命發其墳視之，棺中達摩，不知去向，只剩下隻草鞋，這又是什麼道理？印光，太虛，皆民國時高僧，身後皆有舍利，五色綉爛，除當場目擊者外，尙攝有影片，懸掛各寺，證明非虛，這又是什麼道理？今時人，多依附時髦的宗教，侮辱仇視佛教，我倒要請這一班人，解答上列各問題，答得來，纔有資格批評，否則且請閉上尊口。其次，除佛教外，請問現在那一種宗教？他們的傳教人士：（一）

有神通（二）能先知（三）將死能預知時至（四）屍身跌坐，歷千年不朽爛（五）燒了有舍利。像玄奘的舍利，六祖的肉身，都是自唐至今，時逾千年，尙然存在，事實排在面前，俗語說：「不怕不識貨，只怕貨比貨。」誰是真真價實的宗教，已是昭然若揭，何用辱罵譏毀，也何必競趨時髦，自障將來的解說。

效法法師的精神！

玄奘法師，對於佛法的貢獻太大了，後人只知道唐僧取經這一回事，因而對於他的冒險進取精神，備致讚揚，這只算了解法師的三分之一，還有三分之二，則知者蓋寡。他隻身跋涉數萬里的長程，越過八百里斷絕人跡的沙漠，越過天山，越過帕米爾峯，而達北印度，這是他一生功業的第一階段。他到了印度後，求學那爛陀寺，拜戒賢為師，受業五年，繼又求學仗林山，拜勝軍為師，受業三年，研究瑜伽唯識之學。學成後，戒日王特邀約十八位國王，三千高僧，二千婆羅門及異教徒，一千那爛陀寺僧侶，在曲女城，恭聆中國玄奘法師講學。他對眾宣言，如有能說出他所發的議論中，有不合理之處，因而難倒了他的話，他願斬首以謝，結果經過十八天，終於無人敢提出責難，因此得到了決定的勝利，為我國爭光不少，這是他一生功業的第二階段。在印度學成返國，回到長安之後，從貞觀十九年，開始譯經，歷二十年，並無間斷，夜三更始眠，五更復起，先讀梵本，以紅筆標點之，後乃翻譯，終日不曾休息。在譯成許多經論之外，復糅譯印度十家唯識學說，彙訂一部，名為成唯識論，以教其徒窺基，遂建立唯識專宗，亦名法相宗，唯識之學，因之大弘於中土，這是他一生功業的第三階段。第一階段，是探險旅行時代，第二階段，是留學時代，第三階段，是傳譯時代。有了法師這三個時代的成就，後世學人，纔有比較完備的佛法可學；飲水思源，則吾人今日，就是替他建造了一座奉安靈骨的塔寺，不知道能够報答他的恩澤，到萬份之一否？雖無老成人，猶有典型，我等今後，是應當效法法師捨身為法的精神，度己度人，為佛教而努力，則方算是盡了最崇高的供養，也惟有這樣，纔具有真意義，否則虛文而已。

訂閱期滿的讀者，

請您從速續訂！